

<<小妹妹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小妹妹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254343

10位ISBN编号：7802254345

出版时间：2008-3

出版时间：新星出版社

作者：雷蒙德·钱德勒

页数：276

字数：135000

译者：易萃雯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小妹妹>>

前言

## <<小妹妹>>

### 内容概要

他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，他的作品被收录到权威的《美国文库》中。

他是以侦探小说而被载入经典文学史册的大师，他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（MWA）票选150年侦探小说创作史上最优秀作家中的第一名。

他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编剧之一，他与比利·怀尔德合作的《双重赔偿》被称为黑色电影的教科书。

1942年到1947年，他的4部小说6次被好莱坞搬上银幕。

参与编剧的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·福克纳。

似乎至今还没有哪个作家享受到好莱坞如此的厚爱。

他笔下的马洛被公认为是最具魅力的男人，“有着黄金般色泽心灵的骑士”。

在四十年代，好莱坞男演员以能扮演菲利普·马洛为荣耀，其中亨弗莱·鲍嘉塑造的最为成功。

他想写一部“人人都在作品里无忧无虑地散步”的小说。

他描述自己的性格是“表面的缺乏自信和内里的傲慢自大的不协调的混合物”。

他当过兵。

参加过一战。

经历过苦难与孤独，认为自己“始终活在虚无的边缘”。

他不喜欢看大海，因为海里有太多的水和太多淹死的人。

他是个酒鬼。

他认为。

一个男人，每年至少要酩酊大醉两次。

这是个原则”。

他烟斗从不离嘴。

与比利·怀尔德一起编剧，被烟熏得忍无可忍的比利经常跑到厕所里躲避，他竟怀疑比利的生殖器有问题。

他瞧不上海明威，曾在小说里给一个警察起名叫海明威，称之为“一个老是重复同样的话，直到让大家相信那话一定很精彩的家伙”。

他拒绝任何奖项。

假如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也必定会拒绝。

原因有二：一、他不会跑到瑞典去接受奖项，还要穿上晚礼服发表演讲；二，诺贝尔奖曾颁给太多的二三流作家。

而许多实力远胜于他们的优秀作家却未获奖。

他孤零零地死在异地他乡。

只有17个人参加了他的葬礼。

他说：“我是个没有家的人……到现在，还是。

”

<<小妹妹>>

作者简介

## &lt;&lt;小妹妹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插图：小妹妹1鹅卵石花纹的玻璃门上，有几个斑驳的黑漆字：“菲利普·马洛——私家侦探”。这扇颓败的门立在一条同样颓败的走廊尽头。

这幢建筑在以瓷砖浴室为文明代表的年代里还算是新的。

门是锁着的，但旁边写了同样几个字的那扇可没上锁。

请进——这里除了我和一只绿头大苍蝇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

不过，如果你是来自堪萨斯州的曼哈顿，那就别进来了。

这是个晴朗明亮的夏日早晨，就像加州初春时节大雾未起之前的天气。

雨已经停了，群山仍旧一片青碧，从好莱坞山丘的谷地里，可以看到高山上的白雪。

毛皮店在为他们的年度甩卖大肆宣传；专门提供十六岁处女的电话妓院生意兴隆；贝弗利山上的蓝花楹则含苞欲放。

我已经盯了那只绿头大苍蝇五分钟之久，等着它落下来。

它可不想停下，它只想哼着《丑角》的前奏翩翩起舞。

我手中的苍蝇拍停在半空，随时准备拍过去。

一道阳光落在书桌的桌角上，留下一块光斑，我知道这只绿头苍蝇迟早会在那里落脚。

但它落下时，我居然没有立刻注意到。

嗡嗡声停了，它就落在那儿。

这时，电话铃响了起不。

我的左手慢慢地、很有耐性地、一英寸一英寸地移向电话。

我缓缓拿起话筒，轻声说：“请等一下。”

我把话筒轻轻放在棕色的便条簿上。

那只苍蝇还在那里，发出青绿色的光，充满罪恶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拍下去。

它的残躯飞过半个房间，落到地毯上。

我走过去，拎住那只还完整的翅膀，把它丢进废纸篓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”

我对着话筒说。

“你是侦探马洛先生吗？”

对方声音细小，有点儿急促，腔调像个小女孩儿似的。

我回答说我是私家侦探马洛先生。

“你怎么收费的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你是要什么样的服务？”

声音更尖了：“这我不能在电话上说。”

这——这是机密。

我得先了解一下，免得去你办公室浪费时间——”“一天四十块，外加其他开销。”

也可以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。”

“真是太贵了。”

细小的声音说道，“天啊，我可能得花好几百块，但我的薪水却少得可怜，再说——”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哦，我在一家小杂货店里，就在你的办公大楼的隔壁。”

“你完全可以把你打电话的钱省下来，电梯不收费。”

“你——你说什么？”

我重复了一遍刚才所说的话。

“你就上来一趟，我们当面谈谈，”我补充道，“如果你的麻烦在我的服务范围之内，我就可以给你出个好主意——”“我得先对你有点了解，”小嗓门儿语气非常坚定，“这事情非常微妙，也很隐秘，我得小心处理，不能随便跟人说。”

## &lt;&lt;小妹妹&gt;&gt;

“如果这么棘手的话，”我说，“也许你得找个女侦探。”

“老天，我不知道还有女侦探。”

片刻停顿，“不过我想女侦探恐怕完全没法子应付。”

你知道，奥林住的地方龙蛇混杂，马洛先生，至少我是这么觉得。

那家旅馆的经理实在讨厌得要命，满身酒臭。

你喝酒吗，马洛先生？

“呃，既然你都提到了——”“我可不想雇个喝酒的侦探，管他喝多喝少。”

我甚至连抽烟都不赞成。

“请问我剥个橙子可以吗？”

电话那一头远远传来尖利的吸气声。

“你说话至少该有点儿绅士风度。”

她说。

“那你应该到大学俱乐部试试，”我告诉她，“听说那儿还剩几个绅士，不过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肯听你的摆布。”

我挂断电话。

这一步算是走对了，可惜做得不够彻底。

我本该把门锁上，躲到桌子底下去。

2五分钟后，我用来当接待室的那半边办公室的门铃响起。

接着我听到门又被关上，然后便悄然无声了。

将我的办公室和接待室隔开的那扇门半开着。

我仔细听了听，断定是有人找错了地方，于是没进门就走了。

接着响起一阵轻轻的敲门声，然后是那种用来代替敲门的咳嗽声。

我脚从书桌上拿下来，站起来向外看去。

她就在那儿。

不用开口我就知道她是谁。

要说有谁长得最不像麦克白夫人，那就是她了。

她身材娇小匀称，模样拘谨矜持，戴了副无框眼镜，平滑的棕发梳得一丝不乱。

身上棕色衣服是定做的，肩上垂挂下来的方形皮包看起来显得非常蠢——让人联想到背着急救箱的修女。

平滑的棕发上是一顶过早就从母亲那里拿来的绒帽。

她没化妆，没擦口红，没戴珠宝。

无框眼镜让她看上去像个图书管理员。

“哪有像你这样跟人通电话的，”她尖声说，“真不害臊。”

“我的自尊心太强，表现不出害臊的样子。”

我说，“进来吧。”

我帮她拉着门，然后又帮她拉过一张椅子。

她在椅子边上约两英寸的地方坐了下来。

“如果我像那样跟朱格史密斯医生的病人说话，”她说，“一定会丢了饭碗。”

他特别讲究我跟病人说话的态度——连对待那种难缠的病人我都得客客气气的。

“那老兄现在怎么样？”

自从我那次从车库顶上摔下来之后，就没再见过他。

“她看起来颇为惊讶，神情相当严肃。”

“哦，你不可能认识朱格史密斯医生。”

“她稍显贫血的舌尖伸出唇外，像是悄悄地在找什么东西，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。”

“我认识一位叫乔治·朱格史密斯的医生，”我说，“他住在圣罗莎市。”

“噢，不，我说的是艾尔弗雷德·朱格史密斯医生，在曼哈顿开业。”

堪萨斯州的曼哈顿，你知道，不是纽约的曼哈顿。

## &lt;&lt;小妹妹&gt;&gt;

” “肯定不是同一个朱格史密斯医生。

”我说，“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” “我还不能确定是不是要告诉你。

” “只是想看看橱窗，不想买是吧？”

” “你不妨这么说。

如果非得把家里的事说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听，我至少有权利先问清楚，他是不是一个我能信任的人。

” “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是个可爱而狡猾的小东西？”

”无框眼镜后头的眼睛发出亮光。

“我希望没有。

”我伸手取过烟斗，开始装烟丝。

“‘希望’这个词不太准确。

”我说，“把那顶帽子扔了，去换一副彩色镜框的时髦眼镜，你知道，那种斜框的、带有东方色彩的——” “朱格史密斯医生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，”她很快地说道，然后又问，“你真的这么想吗？”

”说完，她的脸微微红了那么一点点。

我点上烟斗，在桌子后面吞云吐雾起来，她往后缩了缩。

“如果你雇用我，”我说，“那算是找对人了。

没错，我就是现在这副样子。

你要是想找个门外汉来办这件事的话，那你就错了。

我挂了你的电话，你还是跑来了，看来你确实需要帮助。

你叫什么名字，有什么烦心事儿？”

”她只是瞪着我。

“听着，”我说，“你从堪萨斯州的曼哈顿过来，上回我背《世界年鉴》时，那地方只是个离托皮卡不远的小镇，人口一万二千左右。

你帮艾尔弗雷德·朱格史密斯医生做事，现在你要找一个叫奥林的人。

曼哈顿是个小镇，肯定是。

堪萨斯只有五六个地方不是这样的。

我现在对你的了解已经够我查出你的祖宗八代了。

” “但是为什么你想查这个呢？”

”她有些紧张地问。

“我？”

”我说，“我才没兴趣呢。

我就是听够了别人跟我絮叨过去的事儿。

我坐在这儿只是因为我没别的地方可去。

我不想工作，我什么也不想要。

” “你话太多了。

” “对，”我说，“我的话是太多。

寂寞的人就爱说话。

不是话太多，就是一声不吭。

我们该开始谈正事了吧？”

你不像会找私家侦探的人，尤其是找你不认识的私家侦探。

” 1鹅卵石花纹的玻璃门上，有几个斑驳的黑漆字：“菲利普·马洛——私家侦探”。

这扇颓败的门立在一条同样颓败的走廊尽头。

这幢建筑在以瓷砖浴室为文明代表的年代里还算是新的。

门是锁着的，但旁边写了同样几个字的那扇可没上锁。

请进——这里除了我和一只绿头大苍蝇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

## &lt;&lt;小妹妹&gt;&gt;

不过，如果你是来自堪萨斯州的曼哈顿，那就别进来了。

这是个晴朗明亮的夏日早晨，就像加州初春时节大雾未起之前的天气。

雨已经停了，群山仍旧一片青碧，从好莱坞山丘的谷地里，可以看到高山上的白雪。

毛皮店在为他们的年度甩卖大肆宣传；专门提供十六岁处女的电话妓院生意兴隆；贝弗利山上的蓝花楹则含苞欲放。

我已经盯了那只绿头大苍蝇五分钟之久，等着它落下来。

它可不想停下，它只想哼着《丑角》的前奏翩翩起舞。

我手中的苍蝇拍停在半空，随时准备拍过去。

一道阳光落在书桌的桌角上，留下一块光斑，我知道这只绿头苍蝇迟早会在那里落脚。

但它落下时，我居然没有立刻注意到。

嗡嗡声停了，它就落在那儿。

这时，电话铃响了起不。

我的左手慢慢地、很有耐性地、一英寸一英寸地移向电话。

我缓缓拿起话筒，轻声说：“请等一下。

”我把话筒轻轻放在棕色的便条簿上。

那只苍蝇还在那里，发出青绿色的光，充满罪恶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拍下去。

它的残躯飞过半个房间，落到地毯上。

我走过去，拎住那只还完整的翅膀，把它丢进废纸篓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

”我对着话筒说。

“你是侦探马洛先生吗？”

”对方声音细小，有点儿急促，腔调像个小女孩儿似的。

我回答说我是私家侦探马洛先生。

“你怎么收费的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”“你是要什么样的服务？”

”声音更尖了：“这我不能在电话上说。

这——这是机密。

我得先了解一下，免得去你办公室浪费时间——”“一天四十块，外加其他开销。

也可以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。

”“真是太贵了。

”细小的声音说道，“天啊，我可能得花好几百块，但我的薪水却少得可怜，再说——”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”“哦，我在一家小杂货店里，就在你的办公大楼的隔壁。

”“你完全可以把你打电话的钱省下来，电梯不收费。

”“你——你说什么？”

”我重复了一遍刚才所说的话。

“你就上来一趟，我们当面谈谈，”我补充道，“如果你的麻烦在我的服务范围之内，我就可以给你出个好主意——”“我得先对你有点了解，”小嗓门儿语气非常坚定，“这事情非常微妙，也很隐秘，我得小心处理，不能随便跟人说。

”“如果这么棘手的话，”我说，“也许你得找个女侦探。

”“老天，我不知道还有女侦探。

”片刻停顿，“不过我想女侦探恐怕完全没法子应付。

你知道，奥林住的地方龙蛇混杂，马洛先生，至少我是这么觉得。

那家旅馆的经理实在讨厌得要命，满身酒臭。

你喝酒吗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”“呃，既然你都提到了——”“我可不想雇个喝酒的侦探，管他喝多喝少。

## &lt;&lt;小妹妹&gt;&gt;

我甚至连抽烟都不赞成。

“请问我剥个橙子可以吗？”

“电话那一头远远传来尖利的吸气声。”

“你说话至少该有点儿绅士风度。”

她说。

“那你应该到大学俱乐部试试，”我告诉她，“听说那儿还剩几个绅士，不过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肯听你的摆布。”

“我挂断电话。”

这一步算是走对了，可惜做得不够彻底。

我本该把门锁上，躲到桌子底下去。

2五分钟后，我用来当接待室的那半边办公室的门铃响起。

接着我听到门又被关上，然后便悄然无声了。

将我的办公室和接待室隔开的那扇门半开着。

我仔细听了听，断定是有人找错了地方，于是没进门就走了。

接着响起一阵轻轻的敲门声，然后是那种用来代替敲门的咳嗽声。

我脚从书桌上拿下来，站起来向外看去。

她就在那儿。

不用开口我就知道她是谁。

要说有谁长得最不像麦克白夫人，那就是她了。

她身材娇小匀称，模样拘谨矜持，戴了副无框眼镜，平滑的棕发梳得一丝不乱。

身上棕色衣服是定做的，肩上垂挂下来的方形皮包看起来显得非常蠢——让人联想到背着急救箱的修女。

平滑的棕发上是一顶过早就从母亲那里拿来的绒帽。

她没化妆，没擦口红，没戴珠宝。

无框眼镜让她看上去像个图书管理员。

“哪有像你这样跟人通电话的，”她尖声说，“真不害臊。”

“我的自尊心太强，表现不出害臊的样子。”

我说，“进来吧。”

“我帮她拉着门，然后又帮她拉过一张椅子。”

她在椅子边上约两英寸的地方坐了下来。

“如果我像那样跟朱格史密斯医生的病人说话，”她说，“一定会丢了饭碗。”

他特别讲究我跟病人说话的态度——连对待那种难缠的病人我都得客客气气的。

“那老兄现在怎么样？”

自从我那次从车库顶上摔下来之后，就没再见过他。

“她看起来颇为惊讶，神情相当严肃。”

“哦，你不可能认识朱格史密斯医生。”

“她稍显贫血的舌尖伸出唇外，像是悄悄地在找什么东西，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。”

“我认识一位叫乔治·朱格史密斯的医生，”我说，“他住在圣罗莎市。”

“噢，不，我说的是艾尔弗雷德·朱格史密斯医生，在曼哈顿开业。”

堪萨斯州的曼哈顿，你知道，不是纽约的曼哈顿。

“肯定不是同一个朱格史密斯医生。”

我说，“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我还不能确定是不是要告诉你。”

“只是想看看橱窗，不想买是吧？”

“你不妨这么说。”

如果非得把家里的事说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听，我至少有权利先问清楚，他是不是一个我能信任的人。

## &lt;&lt;小妹妹&gt;&gt;

” “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是个可爱而狡猾的小东西？

” 无框眼镜后头的眼睛发出亮光。

“ 我希望没有。

” 我伸手取过烟斗，开始装烟丝。

“ '希望'这个词不太准确。

” 我说，“ 把那顶帽子扔了，去换一副彩色镜框的时髦眼镜，你知道，那种斜框的、带有东方色彩的——” “ 朱格史密斯医生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，” 她很快地说道，然后又问，“ 你真的这么想吗？

” 说完，她的脸微微红了那么一点点。

我点上烟斗，在桌子后面吞云吐雾起来，她往后缩了缩。

“ 如果你雇用我，” 我说，“ 那算是找对人了。

没错，我就是现在这副样子。

你要是想找个门外汉来办这件事的话，那你就错了。

我挂了你的电话，你还是跑来了，看来你确实需要帮助。

你叫什么名字，有什么烦心事儿？

” 她只是瞪着我看。

“ 听着，” 我说，“ 你从堪萨斯州的曼哈顿过来，上回我背《世界年鉴》时，那地方只是个离托皮卡不远的小镇，人口一万二千左右。

你帮艾尔弗雷德·朱格史密斯医生做事，现在你要找一个叫奥林的人。

曼哈顿是个小镇，肯定是。

堪萨斯只有五六个地方不是这样的。

我现在对你的了解已经够我查出你的祖宗八代了。

” “ 但是为什么你想查这个呢？

” 她有些紧张地问。

“ 我？

” 我说，“ 我才没兴趣呢。

我就是听够了别人跟我絮叨过去的事儿。

我坐在这儿只是因为我没别的地方可去。

我不想工作，我什么也不想要。

” “ 你话太多了。

” “ 对，” 我说，“ 我的话是太多。

寂寞的人就爱说话。

不是话太多，就是一声不吭。

我们该开始谈正事了吧？

你不像会找私家侦探的人，尤其是找你不认识的私家侦探。

” 1鹅卵石花纹的玻璃门上，有几个斑驳的黑漆字：“ 菲利普·马洛——私家侦探 ”。

这扇颓败的门立在一条同样颓败的走廊尽头。

这幢建筑在以瓷砖浴室为文明代表的年代里还算是新的。

门是锁着的，但旁边写了同样几个字的那扇可没上锁。

请进——这里除了我和一只绿头大苍蝇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

不过，如果你是来自堪萨斯州的曼哈顿，那就别进来了。

这是个晴朗明亮的夏日早晨，就像加州初春时节大雾未起之前的天气。

雨已经停了，群山仍旧一片青碧，从好莱坞山丘的谷地里，可以看到高山上的白雪。

毛皮店在为他们的年度甩卖大肆宣传；专门提供十六岁处女的电话妓院生意兴隆；贝弗利山上的蓝花楹则含苞欲放。

我已经盯了那只绿头大苍蝇五分钟之久，等着它落下来。

它可不想停下，它只想哼着《丑角》的前奏翩翩起舞。

## &lt;&lt;小妹妹&gt;&gt;

我手中的苍蝇拍停在半空，随时准备拍过去。

一道阳光落在书桌的桌角上，留下一块光斑，我知道这只绿头苍蝇迟早会在那里落脚。

但它落下时，我居然没有立刻注意到。

嗡嗡声停了，它就落在那儿。

这时，电话铃响了起不。

我的左手慢慢地、很有耐性地、一英寸一英寸地移向电话。

我缓缓拿起话筒，轻声说：“请等一下。

”我把话筒轻轻放在棕色的便条簿上。

那只苍蝇还在那里，发出青绿色的光，充满罪恶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拍下去。

它的残躯飞过半个房间，落到地毯上。

我走过去，拎住那只还完整的翅膀，把它丢进废纸篓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

”我对着话筒说。

“你是侦探马洛先生吗？”

”对方声音细小，有点儿急促，腔调像个小女孩儿似的。

我回答说我是私家侦探马洛先生。

“你怎么收费的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”“你是要什么样的服务？”

”声音更尖了：“这我不能在电话上说。

这——这是机密。

我得先了解一下，免得去你办公室浪费时间——”“一天四十块，外加其他开销。

也可以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。

”“真是太贵了。

”细小的声音说道，“天啊，我可能得花好几百块，但我的薪水却少得可怜，再说——”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”“哦，我在一家小杂货店里，就在你的办公大楼的隔壁。

”“你完全可以把你打电话的钱省下来，电梯不收费。

”“你——你说什么？”

”我重复了一遍刚才所说的话。

“你就上来一趟，我们当面谈谈，”我补充道，“如果你的麻烦在我的服务范围之内，我就可以给你出个好主意——”“我得先对你有点了解，”小嗓门儿语气非常坚定，“这事情非常微妙，也很隐秘，我得小心处理，不能随便跟人说。

”“如果这么棘手的话，”我说，“也许你得找个女侦探。

”“老天，我不知道还有女侦探。

”片刻停顿，“不过我想女侦探恐怕完全没法子应付。

你知道，奥林住的地方龙蛇混杂，马洛先生，至少我是这么觉得。

那家旅馆的经理实在讨厌得要命，满身酒臭。

你喝酒吗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”“呃，既然你都提到了——”“我可不想雇个喝酒的侦探，管他喝多喝少。

我甚至连抽烟都不赞成。

”“请问我剥个橙子可以吗？”

”电话那一头远远传来尖利的吸气声。

“你说话至少该有点儿绅士风度。

”她说。

“那你应该到大学俱乐部试试，”我告诉她，“听说那儿还剩几个绅士，不过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肯听你的摆布。

<<小妹妹>>

”我挂断电话。  
这一步算是走对了，可惜做得不够彻底。  
我本该把门锁上，躲到桌子底下去。

<<小妹妹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“雷蒙德·钱德勒是我的崇拜对象。

我读了十几遍《漫长的告别》。

”——村上春树（2006年村上春树亲自把《漫长的告别》译成日文出版）“雷蒙德·钱德勒，每页都有闪电。

”——比利·怀尔德

<<小妹妹>>

编辑推荐

<<小妹妹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